



在儿童文学创作中,如何用清浅的语言承载深厚的意蕴,如何以孩子的眼睛看见世界的复杂而不失纯真,始终是一个难题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2026年第6期的中篇小说《孵光的多吉》以藏族男孩的孵蛋经历为叙事线索,在创作技法上颇有启发性。

一、题材:陌生化与普遍性的双重开掘

儿童文学写什么才有意义、怎样写才能吸引人?《孵光的多吉》的选材策略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——在陌生化场景中开掘普遍性命题。

小说选择了多重陌生化元素:藏区地理民俗、唐卡技艺传承、黑颈鹤救助。此三者对大多数读者而言都是新鲜的经验领域。藏地的雪山、织毯、扎念琴,唐卡画师的净手诵经仪式,野生动物观测站的鹤衣喂养,这些元素携带强烈的异质性,能够迅速唤起读者的好奇心。

舒辉波没有停留在地域风情的展示层面,而是让陌生元素服务于普遍性的成长命题。唐卡背后的修行观念、黑颈鹤救助中的“放手”哲学、朝圣路上的身体力行,最终都指向一个跨越文化的核心:成长是一场需要耐心、需要挫折、需要放手的修行。

与此同时,小说还设置了一条成人成长线,阿爸从急于挣钱到重返修行的转变。这条线索的存在,使得小说超出了儿童成长的单一范畴,触及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价值焦虑。当世俗成功标准侵入传统生活,人应该如何自处?爷爷那句“贪心的人想把雪山背回家”,既是藏族谚语的化用,也是对消费主义逻辑的诗意批判。如此选材,兼具儿童文学的亲合力与一般文学的思考深度,实现了双重读者群体的覆盖。

二、结构:明暗交织与时空移位的多重建构

小说的七个章节,表面上是时间顺序的线性推进,内部却编织着极为讲究的结构安排。

小说设置了明暗交织的双线结构。明线是多吉孵蛋、救鹤、探鹤的完整过程,从第二章捡到鸟蛋开始,到第六章在观测站与小鹤告别,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形叙事。暗线则是阿爸的修行失落与回归,从第一章的“着魔”到第七章的“开悟”,同样完成了一个从迷失到找回的闭环。

两条线索并非平行推进,而是以“接力”的方式交替主导。第一章集中呈现阿爸线索,第二至六章以多吉线索为主体,第七章将两条线索收束于“修行”这一共同主题。爷爷最后那句“你守着一颗鸟蛋孵出小鹤是修行,松开手让它飞也是修行”,既是说给多吉的,也是说给阿爸的,更是说给所有读者的。

从时空调配看,小说的空间设计颇有匠心。多吉的卧床休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“静”的空间,他只能在床上、院子里活动,世界的范围被压缩到一间屋子、一个院子。这个静态空间与阿爸远赴拉萨的“动”、朝圣者跋涉千里的“动”、小鹤终将飞向更大湿地的“动”形成了对照。

小说在第五章插入一组朝圣者的形象。芒康一家人开着三轮车去拉萨,这组人物看似闲笔,实则是时空结构上的点睛之笔:他们将“在路上”变成了一种象征,为多吉后来独自跑向拉萨埋下了伏笔,也将小说的空间视野从一隅拉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各章节之间的衔接也值得注意。第一章以爷爷去拉萨收束,第七章以多吉去拉萨呼

应;第二章写多吉捡到蛋,第三章写他确认蛋的身份,第四章写小鹤破壳,第五、六章写探访与告别,每一章的结尾都自然引出下一节的起点,形成环环相扣的叙事链条。这种结构处理既保证了叙事的连贯性,也暗合了成长本身的循序渐近。

三、人物:聚焦核心与辐射周边的涟漪效应

小说的人物不少:多吉、爷爷、奶奶、阿爸、阿妈、拉则、格桑、喜绕、琼吉、秦羽洲、朝圣一家人……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让众多人物各安其位而不显杂乱?作者以多吉为固定的焦点,其余人物按照“辐射”关系分层配置。

多吉是小说的绝对视角中心,全部叙事都从他眼中展开。家庭变故是通过他的疑问呈现的(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”),鹤蛋的秘密是通过他的好奇心揭开的,观测站的运作是通过他的探访展示的。这种固定视角的手法,一方面保证了儿童文学的基本要求,即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;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筛选信息的作用,多吉不理解的事情,读者也只能通过他的困惑去揣测,从而保持了叙事的简洁与留白。

围绕多吉,次要人物形成了三个功能层次。

第一层是家人圈:爷爷提供哲理指引,奶奶提供生活智慧,阿爸提供成人成长的对照。爷爷与奶奶的箴言分工明确,爷爷讲“修行”“道场”的精神命题,奶奶讲“梨花等着春信”“生灵带着一身劲儿”的生命常识,二者共同构成了多吉成长的思想资源。

第二层是同伴与引导者:拉则作为同龄朋友,提供了情感共鸣与陪伴功能;喜绕老师和格桑表姐则承担了知识传递与专业引导的功能。

第三层是功能性人物:琼吉和秦羽洲只在观测站场景中出现,朝圣一家人只在路途场景中出现,他们不展开独立的叙事线,但完成各自的象征功能后便自然退场。这种分层配置,使得人物丰富而不杂乱,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功能定位,没有冗余。

四、情节:儿童心理与成人命题的适度叠合

小说核心情节是一个孩子孵化并救助一只小鹤的故事。情节设定首先高度契合儿童心理:孩子天然对生命孕育充满好奇,对弱小动物怀有保护欲,对“秘密任务”有天然的兴奋感。多吉把蛋揣在怀里、用泡沫箱做窝、给小鹤唱歌,这些细节都是典型的儿童行为,能够迅速唤起小读者的代入感。

舒辉波在儿童情节的表层之下,嵌入了更为复杂的情感感知。最典型的是第五章小鹤被带走的情节。从儿童视角看,这是“失去”的痛苦;但爷爷那句“天空比泡沫箱宽”,用一个儿童能理解的比喻,将“失去”重新定义为“放飞”。

同样值得玩味的是第六章的处理。多吉被允许喂小鹤,但必须戴上头套,不能与小鹤有眼神交流,不能触碰。从儿童心理看,这是“我想摸却不能摸”的委屈与不甘。多吉夜晚偷偷靠近鹤窝、唱歌试探的举动,完全是孩子气的执拗;但从更深层看,这个情节触及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命题,真正的爱有时意味着克制与放手。

小说不回避儿童生活中的负面情感,失去、分离、不甘,但也不让这些情感沦为感伤的宣泄,而是通过智慧角色的点拨,将它们转化为成长的必要课程。情节始终保持在多吉的感知范围内,不超出他的理解力,但情节的意涵却溢出儿童的认知边界,等待不同年龄的读者各自领会。

在琐碎中安顿自己

——读云四朵日记体散文集《泥中记》

程勇

待完整地读完云四朵的日记体散文集《泥中记》,总体感觉是书中没有讲述什么大道理,更没有精心设计的所谓金句名言;没有反转、没有爽、没有霸总爱上我,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日常琐碎。日记里大多是鸡飞狗跳、狼狈不堪和千疮百孔,当然也有闪闪发亮的时候。云四朵过去是深陷在生活的淤泥里但是又有拔不出来的困境,深感无奈的同时,便记录下这些日常。她认为这是一条自救之路——“虽然不能保证在淤泥里开花,但能生根发芽,长出枝叶,那就很好。”

总之,她的日子是具体的。而这,正是当代人最稀缺的能力——在琐碎中安顿自己。

如果要我推荐一本日记体的书,当然首选《泥中记》。

因为我喜欢书中记录的真实。真实,超越了华丽辞藻的堆砌和表达。在读者似乎厌倦了宏大叙事的今天,在什么都要“文化体裁”的今天,读者自然会转向渴望触碰“真实”的生活肌理,并愿意从这些肌理的文字中读到打动人心的力量。例如最近很火的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部电影,并没有炫技的大制作,但人们同样非常喜欢,究其原因,恐怕与思想性和细腻的个性表达有关。

云四朵的每一篇日记里写的都是一个“人”,而不是一个“人设”。所谓的人设说白了,就是故意装成岁月静好的完美妻子、妈妈。这其实是自我陶醉的完美假象。但云四朵不是,她生气了诅咒了还自己把自己挂出来示众,也懊悔但依然一犯再犯。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人的样子。

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也是职场上辗转混得不错的行政文员,但后来没来由地就辞职了。无论是工作中的她,还是辞职后的她,生活都很用心,写日记也专心,这便是云四朵,字字句句总关情。

她的文字不花哨,却也不失诗意和哲理。比如“我们终究成为我们自己”“我被时间和生活的风向推着”“人啊,都会经历很多失去,或早或晚”,这样的句子也都那样简洁、好看和引人思考。关键是,她身在泥中依然向往蓝天,就像她

写的:在家,说得最多的一个字是,爱。爱生活,而不是爱生活的意义。

对孩子,绝大部分是带着慈母色彩的,但有时,她的心里是烦躁和抗拒的。有一次孩子们实在把她惹烦了,吃饭的时候她扔了筷子还摔了碗……对男人的喝酒、抽烟,她苦劝过,能说的能做的都做了,但他始终不改。而这些日常相处中非常微妙的博弈,她能再去争个你输我赢吗?当然不会。相反,男人还会时不时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她情绪不稳定。

这个家表面上是男人在主导,是他管理着一切,但事实上,云四朵心里明白,她需要担负的东西更多。这么多年来,他们相处的方式完全靠她巧妙地把握分寸,才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。

日记中有难过,母亲去世了,想念她;有不安,父亲身体不好,着急;有委屈,冬至下班晚,一家人谁也没等她一起吃饭,于是一个人躲到屋里哭;有自卑,觉得自己一无是处……这就是一个普通人日复一日的情绪,而所有这些情绪都再正常不过。

书里的每一页都有细节在触动读者:一杯洒下肚,爱没那么爱,恨没那么恨,悲伤和欢乐没了边界;她自己不愿意去医院做体检,因为带父母跑了太多次医院,只要去医院就不愉快;不敢太开心,因为不知道开心的背后还躲着啥。这是中年女性(抑或男性)在琐碎日常的生活中的切身感受。

云四朵的日记让我们看到,所谓“泥中”,其实就是柴米油盐、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的琐碎切入,是“母亲”“女儿”这些角色的重负。是“不想成为那个除了没人疼,身上哪都疼的中年妇女”在日复一日中奔波的日常……但这同样值得被庄重地记录下来。所以她用心地写,心无旁骛地写,让大家都看见这些碎片——她生活的底部。

生命本身没有高低之分,只有不同的节奏和色彩。比如她这种深陷泥泞却依然试图打捞自己的书写,就是淤泥里最倔强的声响和悦目的色彩。而这些文字也告诉我们:即便身处泥中,生命之树也同样会发芽。

规模超1.8万亿元

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借“数”生长

新华社记者杨湛菲 萧海川

一本书,可以变成电子书、有声书,也可以是一段数字资源;一部文学作品,可以化作影视、动漫、游戏,成为炙手可热的IP……数字出版,正在点亮文化内容的更多可能。

2025年,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.33亿元,同比增长7.51%;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,出版新动能持续释放文化发展活力……

8月27日,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,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《2025—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》,勾勒出“十四五”规划收官之年产业提质升级的鲜活图景。

更聪明,出版产品演进为智能化知识载体——

看创作,AI辅助选题策划、多语种互译等技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;看审核,智能审校系统显著提高内容质量管理水平;看营销,智能推荐、精准分发、数据分析重塑用户运营模式……

同时,AI技术推动出版专业知识服务水平升级。相较于通用AI产品,一些传统出版单位的智能工具依托严密的三审三校体系,保证了知识服务的权威性和专业性。智能问答、数据库订阅等成为出版知识服务新模式。

“2025年以来,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应用逐渐由辅助工具转变为重要的生产载体,实现全流程的智能化、精细化、高效化。”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王鹰总结道。

更开放,文化“新三样”成为出海新引擎——

报告显示,以网络文学、网络游戏、网络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“新三样”充分发挥了出海生力军作用,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展现积极作为。

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在“2026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”现场合影。新华社发

“2026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”

在上海举行

新华社上海8月28日电(记者余俊杰 周心怡)8月28日晚,由中国作家协会、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“2026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”在上海举行。此次颁发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,共35篇(部)作品获奖。

鲁迅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奖项,包括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散文杂文、文学理论评论、文学翻译等门类,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。

本次盛典将文学颁奖与电视晚会的视听呈现、网络直播的广泛传播有机融合,立体化展现文学的隽永魅力与时代气象,让文学走出

书页,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大众。

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“人民阅卷”环节,获奖作品编辑代表以及不同年龄、来自不同岗位的读者代表一同登台,向文学深情“告白”,分享文学如何陪伴他们走过一段段人生之路。

2022年,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开始,中国作家协会创新推出以四大文学奖颁奖为核心的“中国文学盛典”,以庄重典雅、亲近大众、形态丰富的呈现方式,让优秀作品“破圈”传播,抵达万千心灵。

“2027中国文学盛典·茅盾文学奖之夜”将在浙江桐乡举办。